

视线

一座老桥引发的乡愁

□ 乐 心

在宜兴所有的老桥中，外形既不恢宏、也不秀秀的周铁桥，独具人文意义，人们称它为“桥头”。这个世界广阔，人们随时擦身而过，但桥上的人凭一个标识，微笑相认：“桥头人。”

周铁，有一种说法是，周代因设铁官而得名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河东和河西原本没有桥，乡亲们来往靠摆渡，进出非常不便。不知多少年前，一个在横塘河边靠打铁为生的周姓铁匠，倾其所有，又到处募捐，在河上造了一座桥。桥造好之际，周铁匠却积劳成疾，不久便与世长辞。人们为纪念这位仁义的铁匠，把桥称为“周铁桥”。古时江南集镇大都沿桥而建，因此小镇也被叫周铁镇了。

这座周铁桥，也凝聚了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的乡愁。“小时候，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，我在这头，母亲在那头。长大后，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，我在这头，新娘在那头。……”

余光中的这首《乡愁》诗，不知打动了天下多少游子。上世纪80年代，江南大学教授庄若江在一次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活动中，有机会结识余光中，两人一见如故。余光中经常跟他说起小时候的事，比如幼时母亲带他在武进一带逃难躲过的桥洞。由于他避难时年纪小，桥名记不清了，他说好像叫宝丹桥。庄若江在地图上反复查找“宝丹桥”，结果未得。

过了一年，余光中有一天忽然打电话给庄若江，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，那座桥叫周铁桥。”他还记得周铁桥附近有座城隍庙，庙前有一棵一千多岁的古银杏树，树干矮矮，枝叶茂密。凭此可以确定这是他小时候避难藏身的桥。

余光中出生在南京，外婆家在常州武进。武进漕桥紧挨着周铁分水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余光中的父亲随国民政府迁往了武汉，日军在南京大开杀戒时，他和母亲刚好回了漕桥老家，躲过了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不过，随着日军南下，漕桥也不安全了。余光中跟着母亲逃难，有次躲进了周铁桥洞，这是他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
许多人忆起老街，忆起老桥，亲切如昨。周铁桥坐落在镇区东街口，它一头挑起了乡土，一头挑起了繁华。

过桥往南走，可见千年银杏树和城隍庙，再往外，过去是广阔的乡间，大片的农田。仅听村名，就觉得意味深长，水母村、袁衣桥村、车留巷村……

乡间的人，以前鸡叫头遍就提篮挑担到镇上来，赶集市叫“上桥头”。

桥西边是繁华的街市，沿街店铺开着南货店、小吃店、钟表店、日杂店、窑货店、裁缝店……

桥堍平台上有个水果摊，摆摊的人叫单银如，他的摊子夏天卖瓜，秋天卖梨卖橘，冬天卖苹果卖荸荠。他削梨削苹果，刀尖紧贴果肉轻轻划过，削好后果柄轻轻一抖，果皮一整条落下，小孩子看得傻了眼。因为桥对面有个电影院，水果摊夜晚九点钟才收摊，昏黄的灯光，是小镇生活的亮色。

桥堍下还有一家店，一街人都叫它“杨天伦的店”。其实杨天伦早死了，是杨妻在守店，卖针头线脑、纽扣、簿册，做着很琐碎的生意。夏天出售的芭蕉扇，一把把插在陶缸里。春节五颜六色的气球缤纷了门脸。

桥上留下的足迹，桥下流过的岁月，可曾见？千百年来，周铁桥躬身静卧在横塘河上，仿佛一位沉默寡言的老父亲，将自己的身子压低，撑起了一片好光景。好多走出去的周铁人，心里装着这座桥。他们抛开社会标识，抛开各自的身份背景，以“桥头人”自居。

可是，最近，“桥头人”为这座桥操碎了心，夜晚微信群里讲得最多的是周铁桥。

事情的缘由是：两个月前，距离周铁桥二百米的地方，一座双曲拱大桥，因历经几十年风雨，成了危桥。周铁镇政府请东南大学的专家帮做方案，加固改造。

桥竣工亮相后，一张图片发在“桥头人”群里，引发了热议。大家发现，这座双曲拱桥上写着“周铁桥”三个字。

怎么可以有周铁周铁桥？“桥头人”说：要是谈恋爱，双方约会在周铁桥上碰头，你指的哪一座周铁桥呢？

还有人说，大律师沙彦修、著名画家尹瘦石、工程院院士唐民和沙庆林，以前简介中出生地都只写“周铁桥”。这座桥是周铁人共同的乡愁记忆啊。

可是，由于没有重建碑记，演变比较模糊，于是众人回忆补充，查找资料，理清脉络。

周铁桥最早建于周代，明代重建。清代易木为石，建石梁桥，后又改建为单孔石拱桥。1964年拆除石拱桥，改建为石梁桥。1988年重建石梁桥至今。

尽管历经多次改建或重建，但它依然是周铁桥，桥名非它莫属，是唯一，不能旁落。“桥头人”这样认为。

然而，做工程的一方说：双曲拱大桥上的“周铁桥”并不是新写上去的，1979年建桥时就题写了，当时没有引起人注意罢了。后来时间长了，字迹模糊，不见了桥名。这次危桥改造，重新描了一下，让人误以为是新写的。

很快又有人发表意见：双曲拱大桥当时题写“周铁桥”，这只能说明当时的人思考轻率，欠严谨，时代的步伐已跨越到今天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人文价值已日益珍贵，完全应该对不合时宜的桥名重新考量。

桥名是一种文化，也是乡愁记忆。桥情、乡情，反馈到镇政府，镇领导从中看到了亮点，这么多乡亲把周铁桥装在心里，这是文化古镇的可贵之处啊。于是专门召开座谈会，征求意见，除了商议两座桥的名字外，还将镇区其它新建道路、桥梁的命名拿出来讨论。

之后，镇里陆续收到路名、桥名建议20条，楹联7副，牌坊题名4条。

市民热情参与，其心情正如耄耋之年的宜兴文史专家毕士雄所说：我是故乡的一片叶子，故乡是我生命的根。

城市农夫有点「田」

□ 本报记者 王慧 冯圆芳

阳台种菜，
钢筋水泥里的田园牧歌

“蒜头发芽了怎么办？拿来种蒜薹啊！”这是25岁的公司职员于岚从网上学到的一条种菜妙招。2020年，于岚第一次将几个发芽的蒜头随意扔到了阳台的花瓶里。没想到十多天后，竟意外地收获了一把蒜薹。

见证了这一生长过程，于岚感到既新奇又兴奋。她特地将之炒了一盘蒜薹肉丝，细细品尝，“这大概是我此生吃到的最好吃的一盘菜了。”尝到这次甜头之后，她尝试种过各种蔬菜：草莓、辣椒、生菜、生姜、鸡毛菜、菠菜、萝卜等。

种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泥土的排水性、透气性、酸碱度，浇水多少，冷空气来了会冻伤，施肥多了会烧伤，各种因素都会影响生长的进程。有时候辛辛苦苦伺候了几个月，颗粒无收是常有的事情。

但这并不影响于岚的热情，每天下班回家，她就直奔阳台，给植物浇水松土，小心照料。她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学习种菜技巧，比如如何用厨余垃圾自制肥料，如何给植物杀虫，如何让泥土肥沃松软。现在的她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种菜入门秘籍，“最好种的是韭菜，抗旱耐热，发芽迅速，其次就是葱和大蒜，这些都很容易成功。”

眼下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了种菜大军。《2022阳台种菜报告》显示，上海、东莞、北京、苏州、广州五市位列最爱在阳台种菜的城市前5名，种菜人群以“85后”到“95后”为主。今年一季度，淘宝天猫平台各类蔬菜种子销量同比暴涨，种子购买人数连续3年增幅超100%。

“栽种了花生才知道原来花生是会开花的”“原来自己种植的西红柿那么好吃，就是小时候记忆中的味道。”在各大社交平台上，年轻人分享着各自的种菜经历。在豆瓣上，有一个名为“我在阳台种菜”的话题，1800余篇日记吸引了超1000万次浏览。在这里，数百万“城市农夫”竞相晒出自己的种植过程，交流蔬菜种植方法和技巧，分享着收获果实的快乐和欣喜。

从纯粹的投入产出比来看，种菜的成本远高于买菜的成本。有人大概估算了一下，从自己买来种子到亲力亲为种植，把施肥打药、种植容器等各种成本算进去，市面上10元/斤的菜，到收获时要将近100元一斤了。

看着费时费力的“种菜”，年轻人为何偏偏对此乐此不疲？

“归根结底，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。”有着四年种菜经验的何悦悦认为，种菜可以让我们从快节奏、紧张的生活中短暂地跳脱出来，拥有了片刻的宁静，实现我们对田园生活的想象，也算是一种减压的方式。当我们心平气和地种下种子，然后看着它一点点地发芽，开花，结果，见证农作物成长的过程，然后和家人一起分享品尝，整个过程充满了获得感与成就感。

中国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，让人人身上自带着一种种菜基因，城市里即便是一块巴掌大的地方，也能迅速唤醒人内心的种菜欲望。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这样写道：“从基层上看，中国社会是有乡土性的。乡下人离不开泥土，因为在下乡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。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。”

从盐城某机关单位退休之后，潘志国便一直渴望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绿色天地。从小生活在农村的他，对土地有着一份天然的亲近感。于是，他和老伴便在自家一楼的小院里，开辟出了一块菜园，每天又是锄又是刨，隔三五天地浇水施肥，干活别提多带劲儿了。

精心打理之后，菜园里的各色蔬菜长势喜人，黄瓜、西红柿已经结出了小小的果实，白菜、青菜绿意莹莹，小小的院落里一片生机勃勃。“自己种的菜，没有农药，新鲜健康，每一样都是我们儿时记忆中的味道。”

“我们小时候，种菜是一种生存需求。”潘志国感慨说，上世纪的困难年代里，大家吃不饱饭，那种感觉真是让人发慌。于是，家家户户在窗后屋后都会种上蔬菜和瓜果，仿佛只有这样，心里才会踏实。而如今，日子越来越好了，耕地种菜早已不再为了糊口，但却成为了他心中无法抹去的情怀。

“种瓜得瓜”之外，
我们还能收获更多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城市农夫们从种菜中获得的，远不止物质的丰盛。

每次在朋友圈更新“《无土时代》之我妈的菜园”，杂志主编赵允芳总能轻而易举地收获屏幕那头的惊奇与羡慕。

打开她的朋友圈，有几乎每天不重样的赵家私房菜单——“夏天，用凉白开把面条过一遍，拌上老妈种的豇豆黄瓜，就着盐水花生和自己园子出品的葡萄”；有带月荷锄归的农事辛劳——“小区通知要停车，老妈担心她的瓜果蔬菜明早没水喝，决定夜半浇水，我负责照明”；有邻里口口相传的生活智慧——“晒辣椒之前用热水焯一下，再剪

“农夫，山泉，有点田”，这样亦城亦乡的生活是许多都市人的梦想。

对于种菜的热爱，一直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基因当中。在时代的演变之下，种菜已经从人们的生存需求，变成了一种精神情结。如今，越来越多的城市农夫们正在“无土时代”里寻求与土地的重新连接，可以是自家阳台花盆或门前小院，还可以是下乡租田。

都市人为何热衷种菜？他们种下了什么，又收获了什么？



陆秀荔自种的小西红柿



南京雨花外国语小学(南站校区)的“天空农场”

去顶盖、剪开肚皮，这样晾晒通风才能长久保存”。

菜园的乐趣就像日子的针脚，织出了活色生香的生活味道。

赵允芳忆起老妈宣布自己开始种菜的那天。当时，她的父亲、著名作家赵本夫刚出版了“地母”长篇三部曲的收官之作《无土时代》，在这部蕴含文明批判、思索文明重塑的巨著中，一位从农村进城的绿化队长为完成创建卫生城市的任务，怀着对泥土庄稼的眷恋，带人在城里一夜种下了361亩麦田，引发全城热议。没想到，赵本夫父女刚从北京参加完小说研讨会回来，一进门，赵妈妈就神秘地说，她刚把小区外圈一堆堆满建筑垃圾的边角地带整理了出来！翻土、暴晒、施肥、播种，她全部一个人完成。

很快，从这块巴掌大的田地里就诞生了丰饶的物产，荠菜、苜蓿、青菜、黄瓜、空心菜、扫帚苗……扮靓了全家人的餐桌！从老妈和她同弄的菜园里，赵允芳获益匪浅。

“受老妈影响，我家的日子一直都是按农历过的，到了什么季节就开始盼望有什么物产，也就是老一辈人讲的‘不时不食’。每年夏天我们还会过乡下的‘六一节’，农历六月初一，正是农村打麦子的时节，家家户户都会用新麦磨成的面粉做一笼糖三角。直到现在，一到六月初一，连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又要吃糖三角了。”

“我们姐弟每次对孩子的教育感到迷茫困惑时，我妈就会说，孩子就像是地里的瓜果，你只需要每天耐心地‘灌溉’‘施肥’，地里自然而然就会长出健康的瓜果。急什么呢？受老妈影响，我们对孩子都是‘顺其自然’，而不会强行扭转个性和兴趣方向。”

“而且，老妈特别有生态上的大智慧！每年种青菜，她都会给贪嘴的小鸟专门留一

盆，上面不覆膜、不张网，鸟儿们随便吃，经常把一箱菜吃得光秃秃的。平时我们吃完白水煮鸡蛋，也会把蛋壳留着，老妈收集到一起后，将它们晒干、碾碎，撒到地里给土壤补钙。”

赵允芳曾在一次关于孩子成长教育的分享会上说，英文的culture（文化），其原初的意义就是种植，人们是在种植劳作过程中，创造了文化和智慧。“所以在我们家，尽管有作家、剧作家、导演、文学博士等，但最有文化的还是我妈。”

80后作家陆秀荔一开始种菜，是为了让宝宝吃到有机放心的蔬菜。朋友给了她一包鸡毛菜种子，亲手种下，两个星期后，宝宝就吃上了用鸡毛菜拌成的烂面条，她形容那种欣慰感——“好像亲自给孩子哺乳一样！”

后来陆秀荔发现，种菜这件事儿，除了满足口腹，也在帮助都市青年重建一种接地气、有“手感”和触感的日常生活。种小番茄，惊叹于它的生命，小小一棵，竟然能不断地结果，从5月份一直结到11月份。每次看到自己打理的花盆不断长出新的交易，她都感叹，“土地是守信的，你和土地的交易是很公平的。”

陆秀荔还发现，种菜是对广阔的世界投去好奇心，“阅读”万物、不断学习的过程。她经常一边翻书一边种菜，书和生活相互佐证。发现迷迭香是香料也是蔬菜，烤牛排、煎鱼的时候，掐两把迷迭香洗洗放上，味道一下子不一样了。还有罗勒，又叫九层塔，适合烧肉。如果烧鱼，可以用香茅，去腥提香效果一级棒。

菜园就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。它连接着都市人对私密生活的重建，也安放着城市老人的乡愁、新型养老的模式，和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的心灵慰藉。

南京悦的读书会会长张静的爸妈，原先在南京城里的家中种菜，后来嫌花盆种菜不过瘾，想到前些年在隔壁句容买的别墅，虽然没装修，菜园总可以提前利用吧？那种什么呢？西蓝花难种，但外孙喜欢，必须安排上。很快，爸妈在句容的种菜事业发展得有声有色，好些邻居过去组团观摩，老妈站在菜园里，大有指点江山的豪情。张静又把爸妈菜园出品的成果送一位南大的老师——礼物不重，胜在珍贵和特别，没想到被这位老师精心烹饪、摆盘拍照后，收录进了自己的一部小书——《爸爸老妈种菜的动力更足了！》

张静觉得，这好像就是种菜的神奇魅力：菜园天然的一半敞开心扉，不断带领主人的社交网络扩圈，让日子不断冒出惊喜；而那些兜兜转转最后总会摆上餐桌的菜蔬，是最好的社交润滑剂，承载着人对人的一份绵长的情意。

“菜园+”，
让生活通向广阔的世界

2022年，教育部印发了《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》，将种菜等农业生产劳动纳入劳动课程。这意味着，越来越多的孩子将熟悉农耕活动。

眼下，正是开地播种育苗的好时节。南京雨花外国语小学(南站校区)，一片繁忙的景象，小同学们扛着锄头、端着水盆，在老师的帮助下，将一颗颗植物的种子播撒进了“天空农场”。

天空农场位于雨花外小(南站校区)的教学楼顶，学校的每个班级都有一块“责任田”。“我们班的白菜长高了”“大蒜和葱有何不同”“怀揣着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，孩子们总是喜欢往天空农场里打探一番。看着自己亲手种上的种子，破土而出，沐浴着阳光长高长大，这微小而奇妙的生命力，令所有孩子惊叹生命成长的奇妙。”

一片小小的菜园子，仿佛是一部打开的教科书，雨花外小(南站校区)的潘成越主任说：“在种菜的过程中，孩子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好，也学会了对土地的敬畏，对食物的珍惜，懂得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。种菜的过程同样增强孩子的责任感，提高了他们的观察能力、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，而这些其实是成人成才所需要的素养。”

最近，离南京城区40公里的黄龙岷村发布了第三期“共享菜园”认领计划。村里拿出了一部分闲置土地发展共享经济，鼓励城里人下乡种菜。

“共享菜园”认领分三种模式：自种模式，1280元/年，15平方米，自己种植、管理、收获，适合住得近或对种菜狂热的“地主”们；半托管模式，1980元/年，15平方米，自己种植，师傅协助种植管理和收获，适合一周来一次的“地主”；还有全托管模式，2980元/年，15平方米，师傅种植、管理、收获，“地主”可享受每月一次的种植蔬菜配送到家服务。

牌坊村党总支书记饶涛谈起发展共享菜园的初衷：“城里人有体验农耕、亲近自然、放松身心的需求。发展共享菜园、拓宽休闲农业，既能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和乡村产业发展，又能推动城乡互融，并释放黄龙岷作为明星村对周围村落的带动效应。”

这样，“菜园+”的势头，连上了城乡融合、乡村振兴、人的全面发展的大课题、大愿景。但“+”的有效性，并不是通过简单的土地租赁完成。

黄龙岷的菜园里奔忙的多是“都市小农夫”，父母乐得脱手，让孩子吃点苦，孩子忙活的同时也有收获的成就感。菜园还会适时举办自然课堂，比如在“清明前后”教你“种瓜点豆”。

低头是红黄橙绿的菜篮，周身是沁脾的满目绿意，抬头则是远山黛影。下乡租地种菜，那种感觉“wild and free”。

媒体人伍里川的岳父母也在几年前加入了下乡租地种菜的大军。

“岳父母是从大西北来到大江南的，大半辈子围着孩子转，最后在南京江宁郊外的余村，一年花几百块钱租了六分地，还在山下开了荒。他们本不习惯南方生活，但他们发现自己的花草和蔬菜种子引入，还可以吸收江南种地技艺，于是便松弛和安然了下来。”

同意到南方养老，岳父母租房时唯二的条件之一设定为必须有田点。种地很辛苦，但也给他们带来了快乐。坐着免费的公交车进城给孩子送菜，赋予了蔬菜的丰收以情感意义、美学意义。伍里川感叹，“我觉得他们在人生的暮年，获得了又一轮‘生长’机会。”

因为岳父母有菜园，伍里川有时带着亲友到他们“地盘”做客，一盘盘鲜翠欲滴的蔬果从田间直抵餐桌，再配上一盏茶一杯酒，这样的场景让交谈变得别样舒心。作为一名在摩天大厦里敲打键盘的媒体人，伍里川发现自己的生活场景突然被岳父母的菜园拓宽了许多，人生感悟也丰富了。

巧的是，岳父母租地而种的乡村，属于伍里川的故乡——江宁区上坊镇。记忆里的镇子大部分拆迁为住宅楼、学校、工厂、道路，但作为“金陵第一古村”的余村仍美丽如故。“每次去菜园，我都会被浓郁得不开的乡愁和乡村的蓬勃新貌，温柔地‘撞个满怀’。”

刻在中国人DNA里的种菜情结，成就了伍里川一家对乡村奇妙的回归和奔赴。